

猗幕劇新集

朱雷編劇

光明書局刊



藝術與愛情（改編）

本事：

姚辛田——一個全國極負盛名的全才，許多人知道他的名字，萬人空巷去看他主演的戲劇，導演的戲劇，編寫的戲劇……

但是，名劇家也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多少年益瘁於劇壇的工作，使他忙得透不過氣，就連一個恬靜的早晨也不能享受——有一個無名的女演員打擾了他的清夢，哀求他無論怎樣要替她找一點工作。

在他滿感困難的時候，另一個跟他有極厚交情的紳士韓正邦先生來看他，他是爲自己不長進的孩子看中了一個無名的演員而來請求辛田設法的，結果，辛田發現這個掘金的女郎，正是方纔擾他清夢的女人。這樣他找到解決的辦法了。

她站在他倆的面前，像二個森嚴的法官逼取口供。她只能選一條路走，那就是，她到底願意犧牲藝術還是犧牲愛情？

她跟辛田一樣，十多年受了藝術的折磨，她對牠有了偏愛，她有生來就屬於舞台的命運，不能再使她離

開，她用極大的痛苦接受了藝術。

於是，三個人商量了一個辦法，怎樣給正邦先生那位癡心的愛子一個打擊，她要他倆陪着她心愛的情人今晚上到她家裏去一次，她可以設法使他斷念。

眞真的問題來了，到底是愛情還是藝術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只能讓觀眾自己去評斷了。因爲，作者也只是貢獻了一個意見，先在這裏用一個喜劇的方式結束罷。

第一場：

人物：

姚辛田（名戲劇家，四十餘歲，小髭，西裝）

陳書記（姚之私人秘書，五十餘歲，眼鏡，蒼老）

羅美玲（無名演員，二十餘歲）

韓正邦（外鄉紳士，四十餘歲，眼鏡，中服）

時間：

星期日早上九時許。

置景：

姚辛田私人書室中，陳設富麗，壁上懸有明星照片，舞台裝置相片等，一書案橫置舞台中部，台上滿堆文件、相片、印刷物等，右角有一電話機，靠內幕有窗，窗下置一長沙發椅，左右各有一門，通內通外，並閑置小几、沙發二三，以爲來客坐憩之處。

幕啓：

辛田睡於長沙發上，衣服未脫，足上皮鞋脫落一只，身上覆一白色毛巾，半晌，欠伸而起，視鐘，並拉去窗簾，舞台轉明，至桌上按揷電鈴，復跌坐長沙發中，陳書記自外門上。

你早，姚先生！

陳 早（一個呵欠）

姚 怎麼着，你佬昨兒晚上就躺在這兒？

陳 不錯。

姚 這個窗口底下？

陳 噫！

姚 這……你太任性了，氣候沒有入夏，冒風還得招涼，我看你這個鼻子不對勁兒了罷。

姚（給他一提，突然下意識地一個噴嚏）呀——呀——嚏！

陳可不是，可不是，這就得怪你……

姚你這個傢伙鹽醬口，大清早就送的好喜訊兒，出去！

陳（含笑不走）是是！

姚（自言自語）你就沒有瞧見我忙的勁兒嚟，一整晚給戲院子裏排戲，打頭兒排到終結，全給壓在我的身上，說麼，今天得趕着上戲，非排不可，鬧了一晚上，人累了個半死，回來誰還認真找房間去，有地方兒挺，挺着罷，管他冒風不冒風，（嘆氣）賣藝的也得賣命，整整的二十多年下來了，還敢對人家說一聲苦！

陳可是，姚先生！你可別忘了：走遍全個上海，誰不知道你是一個劇壇的全才，提起你姚辛田先生的名字，甭管你是演的角色，編的戲本，唱的歌兒，還不是萬人空巷的瞧你的戲去，算了罷，姚先生！我看今晚上那個戲院子裏又得擠滿了。

姚這又提上你滿口的牢騷勁兒來啦！咱們注意現實，你去告訴阿根，就說我從昨天下午起到今天上午為止，還沒有東西進口。

陳是！

姚 慢着。

陳 是！

姚 今天有來客沒有？

陳 有！客廳裏已經等上十多個，我給你報個名字……（取手中卡片檢視）

姚 勞你駕，你去給他們回一聲，說我今天有病，不見客。

陳 別回的那麼快，先生也許有幾個是你自個兒找他來的……你聽着，伊文大戲院的

經理王漢文先生，劇壇日報的總編輯羅明先生……

姚 老陳哪！方纔我跟你講了什麼話來着？

陳 我給忘了。

姚 那麼再跟你提一聲，（大聲）告訴他們，今天不見客。

陳 （嘆口氣，瞧着名片）可是還有一位……（電話鈴響）

姚 你給我接着，要是找我的電話，說我不在家。

陳 （接電話）喂！你那一位？何導演，是是！我是陳祕書，不錯，姚先生不在家，昨兒晚上他

沒有回來，好好回頭見。（攔下）

姚（打個呵欠，瞥見陳猶待立）你還待在這兒幹嗎？

陳還有一位，你……

姚老陳哪！你今天是存心跟我找別扭來啦？

陳你別光火，你也得想想人家，這個人來找你最少有二十多次了。

姚誰呀？

陳一個姓羅的羅美玲小姐。

姚羅美玲，我並不認識，她找我幹嗎？

陳她是一個不出名的職業演員，想求你找一個位置。

姚老天爺！爲什麼我碰見的就多這些個事情，你去告訴她，叫她寫封信來再說。

陳少說她已經寫過幾十封信了，可是全給你拋在字簍裏頭，一封信也沒有回過她。

姚她是什麼樣兒的一個人，看你那麼熱心地跟她捧着，也許人很漂亮罷。

陳並不漂亮。

姚她是你的親戚？

陳我跟她並不認識。

姚 她送了你什麼東西？

陳 沒有。

姚 那麼是她足夠的耐心激動了你？

陳 對了，先生！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耐心的女人，每天早上從八點鐘等起，一直到……

姚 算了，我的爹！你就再給我找麻煩，去請她進來。

陳 是（下，電話鈴響）

姚 （接上）喂（有氣無力地）不錯，這兒姚公館，你找那一位？他沒有在家，不知道，我

是他的祕書，不知道……你真要問他，那麼告訴你（大聲）他投河死啦（用力摔下

聽筒）

（電話再響）

（姚取聽筒，擱置書桌上，氣憤地回至沙發上躺下）

（羅美玲上，衣服破舊，形容憔悴，半嚮，方畏怯地開口）

羅 對不起……（姚未聽見）對不起，姚辛田先生！

姚 （坐起）唔！你是羅美玲小姐。

羅 是的，先生！

姚 抱歉得很，我只能跟你說幾句話兒，你知道，我今天很忙。

羅 謝謝你，姚先生！你答應我這一點，已經是我極大的恩惠了！

姚 請坐！（走近書桌前圈椅上坐下，燃上煙斗）

羅 謝謝你！（在對面坐下）姚先生！我是來求你提拔我一下，要是沒有人再給我一個較好的機會，我的心給一片片碎在這個職業裏了。

姚 我知道，我知道，羅小姐！每一個來找我介紹職業的人都會說這句話兒，當然，你的困難，我是非常的同情，而且是完全了解，可是，我不能給你什麼職業，第一，我不是舞台經理，第二，我沒有知道你的能力，第三，來看我的人太多，舞台上的角色就限定那麼幾個，總說一句，我沒有成全你的力量，請你特別原諒。

羅 可是，姚先生！我知道任何一個戲院只要有你的名片，只要是你介紹的演員，就……

姚 對不起，你把我捧上天去了，你知道，每天有幾多人來看我，幾多人都說這句話兒……

……別不講理，我真的沒有力量。

羅 （懇切地）姚先生！我知道有好幾百個人求過你，我知道我只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可是，請你爲我想一想，你知道這對我的關係有多大，沒有你的幫助，我就永遠打不進劇壇的門兒，我永遠寫信給人家也永遠得不到回信，沒有你的幫助，我只能夠永遠流落在唱文明戲的戲班子裏，扮演着平凡、下流的角色，橫在我面前的只是一片無聊的歲月，一年年的過去，直到我年紀老了，顏容皺了，什麼都沒有用處的時候……

姚（略有感動）好罷！那麼你留一個地址給我，下回我的戲中要是缺少配角，再來找你去。

羅（囁嚅地）可是……姚先生！我要求扮演的不是配角。

姚什麼？

羅我要扮演主角，不幹跑龍套兒。

姚（嘆氣）唉！（無可奈何地）羅小姐！你怎麼不給你自個兒想一下？你一面站在樓梯的最下一層，沒有人來注意你，提拔你，一面又心比天高，眼空一切，一下子就要我給你捧上天去，羅小姐！我看你簡直是一個孩子，要不，你是有精神病的。

羅是的，姚先生！我是患着精神病的。（苦痛地）讓我來告訴你患病的理由：姚先生！我從六歲的時候，就開始上台演戲了，那時候也許幸福的孩子正在學校裏唸着字母，吃

着糖菓的時候，我已經一路在舞台上演戲，到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扮了主角，一個星期得扮演半打以上不同的角色，要是累了半死，稍想偷懶一下，那麼團主的鞭子就會毫不客氣地打了下來，先生十五歲的孩子，就爲了每天的三餐茶飯，也得體味這些個人生的酸苦了，往後年紀大了，我也懂得賣力，多少年喫苦下來了，我還有什麼怨恨，我拚命地磨練自己，增長自己，只爲了想看幾個貴族的太太怎麼下車，怎麼吩咐她的車夫，怎麼走着那樣高貴的步子，我就整半天站在雨裏頭，站得我雙腳發麻，全身打着冷戰，可是我得到的酬報只是舞台上一秒鐘逼真的表演，有的時候我實在累壞了，我倒在這台的地下，滿頭儘淌冷汗，讓人家給我喂藥水，喂苦酒，要再是不成就叫醫生打一針強心劑兒，終得半昏半醒地挨上台去，把整幕的戲本演完，我這是爲了什麼因果？不錯，我是生在台上，長在台上，在舞台上忍受煞苦，在舞台上挨打受餓，牠是我的命運，我的生命，我一輩子也離不了牠……（泣）姚先生！這大概就是精神病的原因，到今天爲止，舞台始終沒有給我一點兒溫暖，給我一點兒酬報，我那兒能夠不變成精神病呢。

姚（大受感動，取下煙斗站起，行近羅身畔）這樣說你演戲的經過很不平凡，請問，現

在你在什麼地方兒上戲？

羅 我是一個江湖班子裏的演員，上戲的地方沒有一定的。

姚 好罷！下一次你演戲的時候，別忘了通知我一聲。

羅 （站起）不！那一個時候你早就把我忘記了。（懇切地）也許是你對我的興趣已經消滅了，也許是你事忙走不開，也許是命運不讓你來……

姚 可是，羅小姐！我沒有看到你的演技以前，我沒有方法來決定機會呀！

羅 姚先生！我的機會就在今天，就在此地，要是你今天不答應我，那我……

姚 羅小姐！你得明白今天這一次長長的談話，已經是打破記錄，特別給你通融的。

羅 是的，姚先生！

姚 那麼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在沒有看到你的演技以前，不能給你什麼機會。

羅 可是……

（陳書記自外門上）

陳 姚先生！底下有一個客人要見你。

姚 老陳哪！這是我第三回跟你聲明了。（粗暴地）我今天不見客。

陳 慢着，請你看看他的名片，這是你最好的朋友韓正邦先生。

姚 是他（接名片）快請快儘呆着幹嗎？

陳 是（下）

姚 羅小姐！請你上內廳去等我一下，回頭再仔細商議罷。

羅 是！姚先生！

（姚爲打開另一扇門，羅下，韓自外門上，長袍手杖，紳士氣派十足）

姚 哈！老韓！什麼風把你吹到上海來了，你好？你看咱們有二年不見啦！

韓 好好謝謝你，老姚！這二年你的名氣是愈來愈大，特此賀喜。

姚 咱們不來客套，你請坐，怎麼着，這回到上海來有點兒貴忙？

韓 說來話長，我是專程從湖南的故鄉趕到上海，就爲了我的孩子文基的事情。

姚 唔！他在上海？

韓 他已經在上海住了二年多了。

姚 奇怪！他應該來看看我呀！我跟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

從前咱們一塊兒待在北京的時候，我記得他是一個挺聰明、挺漂亮的孩子，現在算起

來……不錯，今年該有二十五歲了罷。

韓 對啦！這回我來上海，正爲了他的事情，今天晚上我約他一起喫飯去，你有空沒有？

姚 成！我正惦着他，他這嚮兒好？

韓 他在上海一個工業學校裏唸書，可是倒霉得很，一個挺有希望的孩子，走上一條壞路去了。

姚 壞路，你的意思說……

韓 他看中了一個女戲子，一個走江湖跑碼頭的下流女人。

姚 慢着來，在我看哪！走江湖跑碼頭這一個原則，不能決定一個女人的好壞。

韓 對不起，老姚！我明白你是一個弄藝術的人，不像我們把階級的觀念看得那麼認真，可是，你知道我家庭的歷史，你知道我故鄉的情形，要是一個世家的孩子娶了一個走江湖的女人做媳婦兒，那就得一敗塗地，這那兒又是你們平等自由的話兒能夠解釋清楚的。

姚 這樣說文基這個孩子不僅是喜歡她，還有娶她做媳婦兒的意思？

韓 對了，他簡直給她完全迷住了，連我的話也不聽，所以我急着趕到上海，想跟你打聽

一下，你是藝壇的名家，也許知道她的名字，大家商量一個應付的辦法。

姚 這樣說那個女的也在上海？

韓 是的。

姚 她叫什麼名字，你知道沒有？

韓 他姓羅，叫什麼羅美玲的。

姚 （張大嘴巴）天哪，天下會有這樣巧的事情。

韓 你也認識她？

姚 說來你別奇怪，我剛認識，而且她正來看我，要我找一個職業。

韓 （驚奇地）她在這兒？

姚 不錯，請你等一下，我去請她出來。

韓 慢着，我心裏鬧慌，我得想幾句話兒對付她。

姚 別忙，這件事情交給我辦。（過去打開內室門）羅小姐！

（羅出，平淡自然地望着二人，韓賭氣不睬）

姚 羅小姐！這位是韓正邦先生。（羅向之鞠躬）羅小姐！方纔我的祕書來通報的時候，

我相信你已經聽到他的名字了，你大概知道他的地位和他的家世是不是？

羅 是的，先生！

姚 你跟他的孩子是最好的朋友是不是？

羅 是的，先生！

姚 文基很喜歡你，跟你求過婚不是？

羅 是的，先生！

姚 那麼，有這樣好的機會，你就應該結婚了，幹嗎還想上台演戲？幹嗎還來化費我的時間？對不起，羅小姐！我是向不濫費我的幫助的。

羅 （面色灰白）我並不想給婚，先生！

姚 不用強辯，我什麼都知道了，自然，嫁給他是你的目的，不過故意把時間放遠，用你欲擒故縱的手段，把人家弄個神昏顛倒，纔讓他死心塌地的愛你，你知道，文基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整天就忙着唸書，對女人的心理是完全外行。

羅 （反抗地）姚先生！你不該這樣看輕我，我那兒敢存着這種心意，我把我的名譽做擔保，我拒絕嫁給他，你可以問他，這是完全的事實。

姚 我看不會這樣容易罷！羅小姐！他人很能幹，學問又好，家裏頭儘有幾個錢，你那兒肯錯過這個機會？

羅 不！先生！我不愛他，我的拒絕完全出自真心的，雖然像我這樣的人要拒絕他那樣的人，叫人聽了像是一個笑話，可是我不能結婚，結了婚就得埋沒我的願望，我不能犧牲我的藝術，舞台對我的印象太深，我賭誓摔不了牠。

韓 （聲調朗朗地）那麼，羅小姐！你為什麼還是天天見他，天天跟他待在一起？要是你真心的拒絕他，為什麼不能言行一致地離開他？

羅 （呆了一會，軟弱地）這……我得承認我是做錯了，韓先生！

韓 請你不用再裝腔做勢了，你一面說不愛他，只愛你的藝術，一面又讓他跟你接近，把他弄得神昏顛倒，茶飯無心，一面又來找我介紹一個最好的職業，讓他減少接近你的機會，羅小姐！這還不是你聲東擊西的辦法，請問，你能夠給我什麼滿意的解釋。

羅 先生！你的責備是應該的，我承認我太弱，不能夠完全離開他，可是要是你能夠瞭解我的處境，也許你能夠原諒我。在我漂泊、苦痛的二十多年中，我所碰見的接近的人們，只有他能夠理解一個向上掙扎的女人，也許有一個閨秀的靈魂，只有他纔能夠把我